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馮國炳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明帝

名或字休炳文帝第十一子封湘東王為廢帝所幽弒帝自立在位八年廟號太宗

追崇江夏王義恭令書

義恭為廢帝枉殺太宗定亂令書

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
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
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睦之化而凶醜
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罔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

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祖宗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微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

路休之拜官令書

太宗廢幼主欲悅路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時未即位

太皇太后蚤垂愛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容議參軍路休之前丹陽丞路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貴並

懷所勲宜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
可中書侍郎

追贈柳元景令

元景謀廢立為前廢帝
所誅太宗即位下令

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沉正義
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歷則毗
燮皇化方任乎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
寃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

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

即位改元詔

泰始元年十二月
即景和元年冬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子業凶器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髻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實開

闕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
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馮河必彰遂誅滅上宰
窮豐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刑子鸞同生以昔憾
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殲夷徵逼義陽將加屠膾陵辱
戚藩櫝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凶于朝宣淫于
國事穢東陵行汙飛走積豐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
玄宮志窺題湊將肆梟獍之禍騁商頓之心又欲鳩毒
崇憲虐加諸父事均宮閭聲遍國都鴟梟小豎莫不寵

暱朝廷忠誠必加戮挫收掩之旨虓虎結轍掠奪之使
白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
復相保所以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氣殆於馭索景祚
危於綴旒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
泯武文之業將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
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絕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
薄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艱業業矜矜
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

年為泰始元年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
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犯鄉論清議賊污淫盜並悉
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舊勞一依舊
典其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分遣大使詔

元年十
二月

朕戡亂寧民屬膺景祚鴻制初造革道維新而國故頻
罹仁澤偏壅每寤寐疚心罔識攸濟廵方問俗弘政所
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

獄犴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癯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許悉條奏務詢輿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減省大官御府詔

元年

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歎弊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大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

以稱朕心

有司詳立科品寬惠詔

二年十一月
其日又詔

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遠觀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極斯
隆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
務艱昔代俾夫舊賦既繁為費彌廣寤寐萬務每思弘
草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為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
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蠹俗
妨民之事趣未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並嚴加

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尚方御府諸署供御製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

又詔

矢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道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寔望歲闕王公卿尹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匡俗濟時

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
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具即以聞隨就
褒立

原蕩衆藩從亂詔

二年十月

近衆藩稱亂多染豐科或誠係本朝事緣逼迫混同證
錮良以悵然夫天道尚仁德刑並用雷霆時至雲雨必
解朕眷言靜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皆從原蕩其文武
堪能隨才銓用

衡虞科制詔

三年八月

古者衡虞置制蜎蜎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
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菓
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為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
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草斯蠹自今鱗介羽毛看
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為科置

大赦詔

三年八月

法網之用期世而行寬惠之道因時而布况朕尚德戡

亂依仁馭俗且每就弘簡以隆至治而頻罹兵革繇賦
未休軍民巧偽興事甚多蹈刑入憲諒非一科至乃假
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散亡託懼逃役且往諸淪逼雖
經累宥逋竄之黨猶為寔繁宵言永懷良兼矜疚思所
以重播至澤覃被區宇可大赦天下

欽刑詔

四年
九月

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
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每有

矜貸尋創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為詳衷
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
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刑
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為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
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

羣司舉隱逸詔

五年九月

夫箕潁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
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闕隴猶靄

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恥用靜馳薄固
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自事衡樊鑿坯
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
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
授爵

郊祀詔

泰始二年十一月下詔有司奏檢未有
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建安王休仁等

同爰議叅議
為允詔可

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畧務殷禋告雖備

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

黃門侍郎徐爰議

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於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禪以三月有非常之

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
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
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闕今祭

詳議郊享明堂詔

泰始六年詔前兼曹郎虞愿
議謂間歲為允緣詔參議並

同曹郎王延秀重議通闕八座同延秀議後
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郊祀明堂同日間歲

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
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
明堂外可詳議

兼曹郎虞愿議

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寔允懋典

曹郎王延秀議

改草之宜寔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

相推長得異歲

定制車服議

泰始四年

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
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
叙便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纁玄衣黃裳乘
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纁玄衣絳裳乘
金輅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纁紫衣
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肅

冕三綵纁朱衣裳乘革輅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宏
冕二綵繒青衣裳乘木輅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
紗袍為聽政之服

報奏路太后別居外宮詔

明帝少失所生為后撫養及踐祚號崇憲

太后有司奏請別居詔不許

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
蕃閭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
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

有司崇憲太后別居外宮奏

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於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祚攸改皇太后宜即前號別居外宮

路太后服總詔

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越定業寔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伸追仰之情

路太后遷殯詔

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卒巫者謂

宜開昭太后陵以為厭勝脩復倉卒泰始四年詔有司奏可

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
蓄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
原卑陋頃年積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宜詳
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理兼常思使終始之
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
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勅制今中寓雖寧邊塵未息

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

有司奏

詔可

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叅議修
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寔於
事為允

黜晉熙太妃謝氏詔

義陽王昶文帝第九子為徐州刺史景和中廢帝欲

討誅之起兵不捷棄母妻奔魏遺妾生二子並以太妃不慈天卒泰始六年太宗以皇子

熒繼昶改昶封晉熙王乃下詔

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
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沉刻
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
及長闕恩鞠之恃乃至休否莫闕寒溫不訪晨昏屏塞
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
惡備苦過于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
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
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群下而諸孫續不

溫體食不充飢付于姆孀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
生棄若糞土縊縵比于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
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
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為
盾欲以毗整一門為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
棄篋況以義合免苦為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
其本家削絕蕃秩

降廬江王禕詔

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
立禕要結征北諮議叅軍杜幼

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禕與相
訓贈三人具奏其事上乃下詔出禕鎮宣城

尋遣使逼
令自殺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
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
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脩聲淡薄親情厚結
行路狎昵羣細疏溢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寔
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
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

當壁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灾深拊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弦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第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

烈義不叅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
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
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
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
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
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詛孝武并
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
事發覺妻臯所生微幸箠阻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

寶為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
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
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為信誓又
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
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
稽以臯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
及惟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
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

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
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
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
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
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
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于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
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
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

得少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
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
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長
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
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中阻蜂起日耗萬
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蓄優廣朕踐阼之
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
助國散賜諛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

構遂生異圖籍籍之議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
八柄德有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為可公既才
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

缺

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寔深
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為日已久尚能含讎
恕臯著于觸事豈容于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
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
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

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
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為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待中王如故

與建安王休仁書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太宗即位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尋
諸方逆命休仁出據虎檻進據赭圻摠統諸
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
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事平與休仁書

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

南史此段殊得蘇兄神力
侯晉叛將蘇峻也宋齊間祀之

每事多祈于蔣
侯子文及蘇侯

與建安王休仁詔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為太尉尤凡劣諸兄弟唾鄙之太宗與休仁詔後坐悖怨

自殺

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

時禕住西州故謂西方公

誅建安王休仁詔

廢帝狂悖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及太宗弑帝休仁進司

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休仁與太宗夙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摠百揆朝野輻輳上漸不悅因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齋藥賜死乃下詔有司奏絕屬籍見息徙遠郡並治邢太妃詔報又與諸方鎮大臣詔

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地
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
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
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
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為亂逆朕曲推天倫未忍明法
申詔誥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
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伸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
爵但家國多虞疊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

有司奏

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跳出稱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于天明竄匿沉姦情宣于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效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貴自

謂應揔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
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歷任陝荆流毒西夏編戶嗟
散列邑雕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
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飭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
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為已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
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接意造鄰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
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
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

謂朝廷不覺人莫之寤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
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為姦謀潛伺機隙圖造
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寔維天誅而晉平國太
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巫蠱呪詛
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為甚殛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
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
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叅議謂宜追降

休仁為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

又詔報

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為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
詔諸方鎮大臣

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

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臯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為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羸有知解兼為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為吾

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為損益遂多與財
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
遂成繾綣共為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
仁少小異常惟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
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
不復致疑休祐死後我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
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
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為家從來頗得

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
乖實積惡自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歎曲共知
休仁既無臯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
祐貪愚為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為民除患兄弟無復多
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
休仁往哭或生崇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
吾所以為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
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

驟遣監子去來叅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
疑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
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
仁清閒多往雉場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
每值宵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
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
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
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左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

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荅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僂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間如分別狀

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
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
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
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
滿外內日常出入于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
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
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
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曩度道

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闕覲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
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少年以來恒相追
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濶休仁南
討為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
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
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
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子兄弟之情不能
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

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
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
為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太

妃者休仁
母楊脩儀

報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
歷江州刺史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為驃騎大將軍
荆州刺史歷從南徐州假戾彊梁前後忤上
非一太宗因從射雉遣壽寂之等於路拉殺
之託言墜馬時休若在江陵其日馳信報之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

文秀墮地驃騎失韉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礪中時頗悶

不識人故馳報弟

馬驚南史作馬重驚此或口詔

又

休若為雍州刺史進衛將軍典籤夏竇期事休若無禮啓太宗誅之未報輒于獄行刑上

大怒與休若書降號左將軍削封五百戶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

孝建大明並孝武帝年號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休範見後

太宗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偽遷為江州刺史徵還召拜手書殷勤即賜死與休範書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
使云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
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
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
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
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
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
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

准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
予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
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
之謠在西已竒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
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
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
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
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

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
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為羣小輩過失大被貶
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
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宜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
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
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為賊罪應萬
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
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

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兒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耶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

廬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治城邊荀太

妃休範母 百
重下一有章字

徙松滋侯子房詔

子房孝武帝第六子初封尋陽王太宗即位由會稽太守

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見囚貶為松滋侯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崩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嚴龍宿為世祖所委信至是並懷異圖故下詔并誅之

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為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
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
妖豎遘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羣凶
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
龍覲觀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
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
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
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

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
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羣小潛遁南轅連
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度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
所未忍可廢為庶人徙付遠郡

追贈新安王子鸞等詔

子鸞孝武帝第八子以母殷貴妃有寵受冠諸

子為前廢帝所殺
太宗即位下詔

夫紆寬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
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

鸞鳳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
忌奄罹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旌天秀以雪沉魂
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
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
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
加徽諡

又為新安王子鸞立嗣詔

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

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罹酷禍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為嗣

封第九子智隨為武陵王詔

改名贊
字仲敷

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于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後

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
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恥勲績墜歷拯茲窮
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
九子智隨奉世祖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
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
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
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
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

手詔譬袁顥

顥字景章陳郡陽夏人

顥前廢帝時歷遷吏部尚書俄而寵衰自慮及禍詭辭求出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至襄陽修繕器械纂集士卒反意已定會太宗定大事進顥號右將軍顥詐稱被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位太宗使朝士與顥書顥本無將畧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錢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太宗使顥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之又使朝士與顥書並不聽兵敗見殺

卿歷觀古今嶮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

卿無由奉表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為晚也

南史作獨

未晚也

詔沈文秀

文秀字仲遠
吳興武康人

太宗已定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文秀為
青州刺史薛安都勸令同逆上遣其弟文炳

詔文秀文秀歸命請臯即安
本任號輔國將軍為敵所殺

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
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
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
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

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
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為戎首一不加臯文炳所具
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
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第息亦當
夷卿墳壠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
詔

追贈范道興等詔

晉安王子勛之亂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為鄧琬所

殺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為上所愍詔
贈有司復奏張興世等封各有差

前鎮軍叅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
畿遭離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可閔愴
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
永新令應生新建令軍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
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錄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
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

顏奐擢中書侍郎詔

奐為延之第三子延之先
領太宗湘東王師即位下

詔

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叅軍濟陽太守與
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

紹封顏師伯詔

師伯為前廢帝所
誅太宗即位下詔

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
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
其心黷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尉冤魂

羊希降號詔

希泰始三年出為廣州刺史初請
女夫蕭惠微帶南海太守復請為

東莞不許既到任又
請補南海太守下詔

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疊備彰歷職徒以清刻
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

殷恒左遷詔

恒父道矜景仁子也明帝時恒為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

司所奏
下詔

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

為散騎常侍

降南史作除無更橫疾一作比更無橫疾

復戴法興封爵詔

法興為世祖寵幸執權日久及廢帝即位所為凶侈每相

禁制因闕人華願兒諧殺之太宗泰始二年下詔有司奏以孫襲封又詔停之

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慙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

又詔

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爵封爵可停

徐爰徙交州詔

爰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自太祖世祖以逮前廢帝並所任遇

太宗在蕃不說及景和世太宗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徙交州既行

又詔

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衒已人倫所棄太中大夫
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饗逢遂官叅時望門伍豪族遷位
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傾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
及長奉公任事釐豪蔑聞初無愧滿常有闕進先朝賞
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
偽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
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政治苛縱興造乖法損

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
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敝嶇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
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
知草悟朕撥亂反正勲濟天下靈祇助順羣逆必夷况
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心著于形迹陽愚杜口罔
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畧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
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
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潜怨席外進競不已勤言託

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
法遂恃朕仁弘必求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
所為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
斯甚此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務政綱從簡故得
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頑
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

又除廣州統內詔

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釁

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堦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
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

徙沈勃詔

勃為演之次子好文章善彈琴圍碁
泰始中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

欲北討使勃還鄉募人
多受貨賄上怒下詔

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
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
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
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多者至萬少

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
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
弘律可從勅西垂令一思愆悔

手詔劉懷珍

字道玉平原人入齊歷散騎常侍安北將軍

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徙懷珍右軍司馬遷南
邵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奉旨

卿性忠謹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
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

寢疾又詔

明帝崩乃為安成王撫軍司馬

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叅二衛直南齊書

詔沈攸之

攸之見後

攸之為前將軍與魏人戰不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淮泗既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為非往返者七上大怒詔曰云云攸之懼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返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為吾行耶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與劉劭張興世蕭道成詔

劭字伯猷彭城人歷中領軍以戰死興

世字文德竟陵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徙光祿大夫道成為齊武帝

吳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初喜東討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顧琛王曇生等皆被全活上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其後壽寂之誅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有疾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乃賜死喜未死一日上與勔等詔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為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為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

其佞巧甘言悅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于觸事從來
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
恣意為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歙二縣
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
遣為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
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
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
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

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
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
所裁檢故部曲為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
力為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
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
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
紀聽諸賊帥假稱為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
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幽密過于義士推此意正是聞

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
免喜善為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
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恒怯望風
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
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惟以軍糧
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
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歛猶有不充喜在赭圻
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

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賤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

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艚小艚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
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
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
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
將非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
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
反勝勞人此輩所感惟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草恒
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

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慢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為軍中經為賊者就淵求官倍于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為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為朝廷

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為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為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為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為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携東西不相離舍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

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
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
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
喜自得軍號已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為兄
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
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為公家所假借者
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

犢輒牽殺。歟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愈，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即便打鑠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

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
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為建康
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
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
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鷄
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
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
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

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它計正當叛投敵耳夫
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為務害政防
國罔上附下罪疊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
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
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談而喜軍中五千
人皆親經反逆携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志意張大
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
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

喜輪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慎靜閉門
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雖螭高自比擬當
是自顧愆疊事宣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
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
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惟吾一人耳人生脩短
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
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
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耶世人

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
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唐
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
公為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
社稷功濟蒼生班劬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
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
夫福之於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
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

其為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
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
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
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
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
自補交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
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為其所卿諸人
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

謂云何

並宋書

封王景文蔡興宗詔

太宗剪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

詔景文固讓不許受五百戶

夫良圖宣國賞崇彝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
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
岨寶歷方啓密贊義旗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
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實膺徽烈
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

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實允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

蔡景玄還封詔

景玄父興宗泰豫元年薨遺令泰還封爵追贈後授景玄固辭

不受表疏十
餘上詔許

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惟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

存歿廉概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
曩典宜全而哀歎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
風

武都王楊僧嗣加爵詔

僧嗣繼從兄元和
自立泰始二年詔

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槩可冠軍
將軍北秦州刺史

泰豫元年四月遺詔

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

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可緩徭優調
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以愛民為先以宣朕
遺意

鄭脩容帖

鄭脩容有兄喪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

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

淳化帖 黃伯思云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

祐為休 闕 蓋冊牘傳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弑

金史卷八十二
卷四
大使分行四方詔

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下詔明年改元元徽

夫興王經制寔先民隱方求廣教刑于四維朕以熒眇
夙膺寶歷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寤寐可
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令有拂民法不
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恩威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
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謬情公存私害民利已者無或
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務令精
洽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又牧守薦賢詔

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冲昧
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興言多士常想得人
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
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
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改元大赦詔

元徽元年正月

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蠲憲貸膏訓俗彞義朕臨馭宸

樞黃制祗寓式存寬簡思孚矜惠今開元肆宥萬品惟
新凡茲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徙放者悉聽
還本土

申土斷詔

元年
八月

分方正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煥乎姬典故井隧有辨
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綿代殊軌沿革
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闕西
熾齊楚之族並通籍新邑即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

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閭區貽長世
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饑凋流戎
役惰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為永憲庶
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
于五服振玉韞于五都矣

蠲改調役詔

元年
四月

國賦氓稅蓋有恒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
乖昔准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

權政容有未草民單力敝歲月愈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力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即蠲改具條以聞

均賞詔

二年四月

頃列爵叙勲銓榮酬義條流積廣又各淹闕歲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叅差多違甄飭賞未均洽每疾厥心可悉依舊准並下注職

減撤服御詔

二年五月

頃國賦多騫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
虛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滛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御悉
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斷可詳
為科格

又詔

三年閏
三月

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騫編戶不給且邊虞尚
警徭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敦
約素之風庶倚蓄拯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麗服

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為其格務從簡衷

尚書令袁粲訊獄詔

後廢帝即位未親朝政下詔

比亢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眾獄使冤訟洗遂瘳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

贈劉劭詔

勔元徽中拒桂陽王休範戰死事平後廢帝下詔

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輝自非識洞

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衛主捨命匡朝者哉故持節
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勛思
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濶
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
旅奉御行師身與事減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
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
永寃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
本官侯如故諡曰忠昭公

別敕李安民

安民見齊

安民元徽初除司州刺史
史領義陽太守別敕

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

辭也

南齊書

順帝

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殞廢帝迎立三位三年禪于齊

罷省御府二署工作詔

元徽五年七月即位改元昇明

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裴焚制事隆晉道故以檢奢軌

化敦儉馭俗頃旬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蔽莫

偃而丹雘之飾靡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
儀制寔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濫可罷省御府二
署凡工麗雕鐫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
始政

州郡舉才詔

昇明元年九月

昔聖王既歿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
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諛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
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宸廵政日晏忘疲永言

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緹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勅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芳

追諡王敬弘文貞公詔

昇明二年

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冲簡識寓標峻德音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

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
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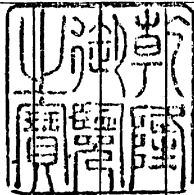
武都王楊文度兄弟授爵詔

僧嗣卒文度復自立為武都王造弟

文弘伐仇池破成兵
於蘭臯昇明元年詔

茂賞有章寔昭國度疇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
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
乘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
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臯功烈之美

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勲績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
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
國將軍畧陽太守



宋文紀卷四